

D · H · LAWRENCE

《你抚摸了我》

[英]D·H 劳伦斯著 苟锡泉等译

劳伦斯性爱丛书

你 抚 摸 了 我

——劳伦斯短篇小说选

花城出版社

你抚摸了我

〔英〕D·H 劳伦斯 苟锡泉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1 插页 250,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2817-2

I·2406 定价: 16.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英国作家 D. H. 劳伦斯是一位敢于透彻地探索、赞叹男女性爱的作家，他的笔触直接伸到人类生命中最隐秘的角落——两性交融欲仙欲死的生动过程，描述完美的性结合对于成就人物完整生命和性格的本质作用。

收入本书的 14 篇短篇小说颇具特色。《你抚摸了我》、《美妇人》、《母与女》、《日光浴》等是必读的名篇，故事情节、心理描写令人叹服，其他精选篇目多是国内首次译出。

目 录

菊 馨·····	1
肉中刺·····	24
尘世的烦恼·····	48
参孙和大利拉·····	76
你抚摸了我·····	95
吉米和绝望的女人·····	117
日光浴·····	149
最后的笑声·····	176
热恋中·····	197
休 想·····	215
爱岛的人·····	241
弦外之音·····	271
美妇人·····	290
母与女·····	314
译后记····· 荀锡泉	343

菊 馨

—

四号小机车拖着七节满载货物的车厢，摇摇摆摆地从塞尔斯顿一路开过来，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机车出现在拐弯处，它示威地大声鸣吼，像要加速的样子。荆豆丛中的一匹马驹子被惊得跑出来，但小火车的速度还比不上小马的慢跑；而荆豆还在下午阴冷的空气中轻微地颤动。一个妇人沿着铁路往安德尔伍德的方向走去，这时便退到路边树篱中，把篮子挎在身边，注视着前进中的机车的平台。敞篷货车厢发出沉重的撞击声，缓慢而不可阻挡地一节一节过去。她就这样被困在颠簸摇晃的黑色的车厢和树篱之间，显得那样微不足道。然后车厢划着弧线拐向一片矮林，林中枯黄的橡树叶悄然飘落，正在路旁啄食猩红色野蔷薇果实的小鸟儿急忙逃遁，飞入薄暮之中。这时暮色也已潜入了灌木林。在空旷地带，机车吐出的浓烟沉落下来，粘在粗糙的草叶上。田野里显得暗淡、凄凉。在通往那令人遐想、芦苇丛生的矿坑的一片沼泽般的地块上，觅食的鸡已经离开了桤木丛中的小径，回到涂着柏油的窝棚里栖息去了。矿坑那边隐约可见井口区，在下午死气沉沉的光线中，红色溃疡似的火苗正舔食着灰色的井口。更远处耸立着尖锥形的烟囱以及布林

斯利煤矿粗大笨重、黑乎乎的头架。两只轮子向上飞转着逼近天空，卷扬机厉声吐出了阵阵痉挛。矿工们出现了。

机车响着汽笛驶入煤矿附近路轨的尽头站台，那里停着一排排的货车。

矿工们四散回家，身影朦胧，或独自一人，或稀稀拉拉，或成群结队。矿区专用岔道轨的肋形地区边缘蹲着一座低矮的房舍，位于煤渣道的三级台阶之下。一条干瘦的粗藤紧紧攀附在房子上，仿佛要把瓦屋顶抓下来似的。砖墙院子周围长着几株冬樱草，再过去是个长长的园子，斜伸到一条灌木覆盖的溪流边。园子里种着一些枝桠繁密的苹果树、冬季凋零的树木和参差不齐的卷心菜。路边粉红的菊花杂乱丛生，宛如挂在灌木上的粉红布料。一个女人弯腰从园子中间的毡棚里钻出来，关上鸡棚的门，上了锁，掸了掸白围裙，然后挺直身子。

这妇人身材高挑，气质不俗，面目俊秀，眉毛漆黑，平滑的黑发从正中分开。她从容地站了一会儿，看着矿工们沿铁轨走过，然后她转向溪流的方向。她面部表情沉静，嘴巴紧闭，一副梦幻破灭的样子。停了一会儿，她叫道：

“约翰！”没有回音。她等了一会儿就一字一句地喊道：

“你在哪儿？”

“在这儿！”灌木丛中传来一个小孩不高兴的声音。女人锐利的目光透过薄暮望过去。

“你在溪边吗？”她严厉地问。

小孩出现在鞭子一样扬起的悬钩子灌木枝条前，算作回答。他五岁了，矮小壮实。他静静地挑战似地站着。

“哦！”母亲缓和下来说，“我以为你在溪边玩——你还记得我的话——”

小孩一动不动、闷声不响。

“来，回家吧！”她更加温和地说，“天黑了。你外公的机车开过来了！”

小孩慢慢走着，窝着一肚子气，一声不出。他穿着裤子和马甲，布料又厚又硬、根本不适宜做这么小号的衣服，显然是由成人的衣服改制的。

母子俩慢慢朝那屋子走去。男孩撕扯着参差不齐的束束菊花，将碎瓣一把把抛在路上。

“别这样——看起来真没教养，”他母亲说。男孩就停止了。母亲却突然动了怜悯之心，折下一支开着三四朵苍白菊花的花枝，贴在脸上。进院子时母亲犹豫了一下，没把花儿丢掉，而是插到了围裙带上。母子二人站在三级台阶下面，目光穿过密集的路轨，看着矿工们回家。小火车的滚滚车轮渐渐逼近了。突然间，机车经过房子，在大门对面停住了。

火车司机个头矮小，长着一圈灰白的胡子。他从女人上方的司机室里探出身来。

“有茶喝吗？”他欢快恳切地问。

这是她父亲。女人一边答应去冲麦芽汁，一边走进屋去。她立刻又走了出来。

“礼拜天我没来看你，”灰白胡子的矮个男人说。

“我料到你也来不来，”女儿回答。

司机一愣，随即又用那种欢快活泼的语气说：

“哦，那你已经听说了？那么，你怎么想——？”

“我觉得太快了，”她回答。

对于这一简短的指责，矮个男人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又用冷冰冰的口气辩解道：

“好啦，叫男人怎么办？坐在自个儿家里却像个生人一样，我这把年纪的人不该过这种日子。我既然要再结婚，迟早都一

样——这对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女人没答话，转身走进屋里。司机室里的男人自信地站着，直到她拿着一杯茶，托着个装了块黄油面包的盘子走出来。她走上台阶，站在嘶嘶作响的机车平台一边。

“黄油面包就不用了，”她父亲说道，“至于茶嘛——”他欣赏地呷了一口，“不错，不错。”呷了一会儿，他又说，“听说沃尔特又在酗酒了。”

“他什么时候没酗？”女人辛酸地说道。

“听说他在‘纳尔逊大人’酒馆里吹牛，说走之前要先花掉那、那半个英镑。”

“什么时候？”女人问。

“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知道这是真的。”

“很可能，”她伤心地笑着说，“他给了我23个先令。”

“哎，一个男人不用钱干别的，只使自己像畜生一样，倒也不赖！”灰白胡子的男人说。女人扭过头去。父亲吞下最后一口茶，将杯子递回给她。

“啊，”他叹了口气，抹抹嘴，“真是副镇定剂，真是。”

他把手放在控制杆上。小小的机车顿时紧张起来，开始呻吟，火车轰隆隆地向交叉口开去。女人越过铁轨望过去。黑暗已笼罩了铁路和敞口车厢的四周，群群灰暗的矿工仍走在回家的路上。卷扬机急促跳动着，不时短暂地歇一下。伊丽莎白·贝茨看了看这沉闷的人流，然后走进屋里。丈夫还没回来。

狭小的厨房被火光映照着，堆起的火红煤块照亮了烟囱口。房间里的所有生机似乎源于温暖亮堂的壁炉和映出红色火光的钢制火炉围栏。桌布已经铺好了，准备喝茶。茶杯在阴暗中闪着微光。在后面楼梯突入房间的地方，男孩坐着用小刀使劲削一块白木。他几乎熔入了黑暗中。四点半了，他们只等父亲回

来就喝茶。母亲注视着儿子闷闷不乐地与木头作对，从儿子的沉默和固执中看到了自己；而儿子除了自己，对他人一概不闻不问，又是他父亲的缩影。她的思想似乎被丈夫占领了。他或许已走过了自己的家，溜过了自家的门，回来之前要去喝几杯，而他的晚饭却在等待中被糟蹋、被浪费了。她看了看钟，然后去院子里滤土豆水。溪流那边的花园和田野都被捉摸不定的黑暗吞噬了。她手拿平底锅站起来时，滤出的水冒着腾腾热气散入了背后的茫茫夜色中。这时她看见路轨和田野对过的公路沿线已经亮起了昏黄的路灯，一直延伸到山坡上。

随后她又注视成群结队回家去的男人们，人群渐渐稀落下来。

室内火苗沉下去了，房间一片暗红色。女人将平底锅放在炉旁的铁架上，将一个面糊布丁放在炉口附近。然后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不一会儿，令人欣慰地传来了年轻人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门边停了一下，之后走进来一个小女孩，开始脱下户外穿的衣物。她戴着帽子，眼睛上方一头浓密的卷发正由金黄变为棕黄。

母亲责备她放学回来晚了，并且说在天色昏暗的冬日她都得呆在家里。

“咳，妈妈，天一点也不黑。路灯还没亮，爸爸也没回。”

“不错，他是没回。可是已经四点四十五分了！你见到他的人影没有？”

孩子严肃起来。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母亲。

“没有，妈妈，我压根没见到他。怎么？他下班直接去了老布林斯利？他没去，妈妈，因为我压根没见过他。”

“他会留意的，”母亲苦涩地说，“他会小心不让你看见他。不过你可以相信，他正坐在‘威尔士亲王’酒馆里。否则他不

会这么晚不回的。”

女孩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

“我们喝茶吧，妈妈，好不好？”她说。

母亲喊约翰上饭桌。她再一次打开门，越过黑糊糊的路轨向外望。四下里阒无一人，卷扬机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也许，”她自言自语地说，“他留下凿矿了。”

他们坐下喝茶。约翰坐在饭桌靠门的那端，隐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了。他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女孩紧靠壁炉的围栏蹲着，慢慢在火前移动着一块厚面包。男孩的脸在黑暗中成了一团淡影。他坐着看她，看她在红色的火光中给照得变了形。

“我觉得火里面真好看，”女孩说。

“是吗？”母亲问，“为什么？”

“火这么红，火里到处是小黑洞——感觉挺舒服的，还能闻到它的味道。”

“马上要修火炉了，”她母亲回答，“那时你父亲回来后就会吵吵闹闹，埋怨一个男人满身臭汗地从矿里回来总是连个火苗也没有。——酒馆总是那么温暖。”

一片沉默之后男孩抱怨道，“快点，我们的安妮。”

“得了，我正在烤嘛！我不会叫火烤慢点，对不对？”

“她总是唠唠叨叨，好烤慢点！”男孩嘟囔道。

“别瞎想，孩子，”母亲回答。

很快整个房间里只听得见黑暗中清脆的咬嚼声。母亲吃得很少。她下定决心似地喝干了茶，坐着陷入了沉思。站起身时她毫不动摇地挺起头，这表明她非常气恼。她看了一眼围栏里的布丁，发了一通：

“男人晚饭都不回家吃，真丢人！哪怕它烧成炭我也不在乎。经过自己的家门，他去上酒馆，我却傻坐在这儿等他吃晚饭。”

当她把煤一块块丢在红色的火苗上时，黑暗投在墙上，直到房间几乎一片漆黑。她走了出去。

“我看不见，”隐设在黑暗中的约翰咕噜说。母亲不由自主地笑了。

“你不会把面包塞进鼻子里的，”她说。她把簸箕放在门外。当她像阴影一样进来时，男孩又闷闷不乐地抱怨道：

“我看不见。”

“见鬼！”母亲恼怒了。“稍微有点黑，你就同你父亲一个样子！”

不过她还是从壁炉台上的一捆纸捻中抽出了一条，开始点灯。灯就挂在房间正中的天花板上。她往上伸手点灯时，可以看出她怀孕了，身体变得又圆又粗。

“噢，妈妈——！”女孩叫了一声。

“怎么啦？”女人问。她正要將玻璃罩罩住灯火，这时就停下了，她一只胳膊上举，转过身来面对女儿。铜反光罩将光线反射在她身上。

“你围裙上别着花！”女孩说，对这非同寻常的事欣喜若狂。

“我的天哪！”女人叫道，松了一口气，“别人还以为房子着火了呢！”她把玻璃罩罩好，并没有立即把灯芯拧大，而是等了一会儿。一个苍白的影子在地板上飘浮着。

“让我闻一闻！”女孩说，还是那么兴奋。她走上前，将脸贴近妈妈的腰。

“走开，傻瓜！”母亲说着把灯旋大了。灯光照出了她们的焦急不安，令妇人感到难以忍受。女儿安妮仍弯身贴着她的腰。妇人烦躁地把花儿从围裙带上拽了下来。

“噢，妈妈，别取下来！”安妮叫着抓住母亲的手，想把小花枝再别上去。

“胡闹！”母亲转身走开。小孩把苍白的菊花放在嘴边，喃喃地说：

“真香啊！”

母亲短促地笑了一声。

“不，”她说，“我可不觉得。我跟他结婚时是菊花，你出生时是菊花，他第一次喝得醉醺醺被送回来时，扣眼里也别着棕黄的菊花！”

她看着两个孩子。他们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满是好奇。母亲默默地坐在椅子上，前后摇了一会儿，然后看看钟。

“五点四十！”她努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声音里仍带着痛苦，“哼，现在别人不送，他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呆在那儿！不过他不用满身矿灰地滚进来，我不会给他洗澡的！他可以躺在地板上——哎，我从前真是个傻瓜！我真傻！我到这儿来，到这个肮脏的小窝里来，到这个鼠窝破窝里来，就是为了看他溜过自己的家门！上周是两次——现在他开始——”

她不说了，站起来收拾饭桌。

两个孩子努力克制住，专心地玩着。他们心里东想西想，既害怕母亲的盛怒，又惧怕父亲的归来。贝茨太太坐在安乐椅里，用米色的法兰绒厚布做一件男式背心。当她用手撕下灰布边时，法兰绒发出沉闷的呻吟声。她卖力地做着，听两个孩子玩耍。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她的怒气渐渐消磨掉了，暂时歇息下来，只时不时地睁开眼冷静地看一看，竖起耳朵来听一听。有时连她的气愤也退缩消失了，她就停下活计，听着外面枕木上砰砰的脚步声。她会猛然抬起头来叫孩子们安静，但过了一会儿她又会恢复常态。脚步声经过了大门，孩子们的玩耍没被中止。

但是，最后安妮叹了口气，坚持不住了。她瞥一眼自己那一货车的鞋，对这个游戏感到很厌恶。她转身哀痛地面向母亲。

“妈妈！”——但她说不出来。

约翰像只青蛙一样从沙发底下爬出来。母亲抬起头来。

“喏，”她说，“看看你的袖子！”

男孩扯着袖子看了看，什么也没说。这时路轨上有人在用沙哑的声音喊叫，房间里的空气再次凝结了，直到外面两个人一边聊着一边走过去了。

“该睡了，”母亲说。

“爸爸还没回，”安妮伤心地呜咽着。母亲则勇气十足。

“别怕。他们会送他回来的，像根木头似的送回来。”她的意思是他们不会吵架。“他可以在地板上一直睡到醒。我知道这样大醉过后明天他就不会去上班！”

母亲用一块法兰绒为两个孩子擦了擦手和脸。他们很安静。穿上睡衣后，他们念了祷词，男孩是嘟囔着念的。母亲低头看他们，看女孩脖子上缠结的丝一样稠密的棕发，看男孩小小的黑脑袋。她对孩子的父亲满腔愤怒，他给他们三人带来如此痛苦。孩子们把脸埋在妈妈的裙子里寻求安慰。

贝茨太太下楼时，房间里空荡荡的，让人感到陌生，又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她拿起针线活，头也不抬地做了一会儿。同时，她的愤怒又染上了一丝不安。

二

时钟敲响了八点。她突然站起来，将针线活丢在椅子上，走过去打开了楼梯脚的那扇门，侧耳听了听。然后走出去，从身后把门锁上。

有什么东西在院子里打成一团。她知道那是猖獗的老鼠，但还是吃了一惊。夜很深了，在路轨的尽头站台里停着许多敞口

货车，但并无一丝光亮，只见到后边的矿顶上有几盏昏黄的电灯，她也看见黑夜中矿井口上熊熊燃烧的一片火红色。她沿着铁路边缘匆匆往前走，穿过汇集的路轨，来到白色大门旁边的栅栏，从那儿走上了公路。这时，驱使她出来的不安情绪减弱了。人们向新布林斯利走去，她看见房屋里的灯光。再往前二十码，“威尔士亲王”酒馆的窗户宽敞温暖而又明亮，男人们的喧哗声清晰可闻。她真是傻透了，竟会想到他出事了！他只不过在“威尔士亲王”酒馆里喝酒。她犹豫了。她还从未来叫过他，她也绝不会去找他。因此，她茫然地站立了片刻，又朝着零零落落的一长排房屋继续向前走。她走进了房舍间的一条通道。

“找里格利先生？——是在这儿！你要找他？不，他这会儿不在。”

瘦骨嶙峋的女人从黑暗碗碟储藏室探出身来打量对方，厨房窗帘里透出一线微光照在对方身上。

“是贝茨太太吗？”她尊敬地问。

“是的。我想知道你当家的在不在。我那位还没回去。”

“他还没回！哦，杰克回来吃过晚饭后又出去了。他睡前刚出去了半个小时。你去过‘威尔士亲王’吗？”

“没去——”

“是啊，你不愿去——！女人那样做不大体面。”那瘦女人对男人很宽容。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她又说：“杰克从来没提过——没提过你当家的。”

“是吧！——我想他肯定呆在那儿！”

伊丽莎白·贝茨随口应道，语调里含着苦涩。她知道院子那边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偷听，但她并不在意。她转身要走时，里格利太太叫道：

“等等！我这就去问杰克，看他知不知道。”

“哦，不用了——我不想让——！”

“不，只要你进来看着孩子们不要下楼来烧到了自己，我马上就去。”

伊丽莎白·贝茨低声推辞了一下，就进去了。瘦女人为房里乱糟糟的而表示歉意。

确实应该为厨房感到抱歉。沙发上、地板上满是小件的上衣、裤子和小孩的衬衣，到处乱丢着玩具，饭桌的黑色防水台布上堆着面包、蛋糕、干面包片、液体食物，还有一壶冷茶。

“嗯，我家也同样乱，”伊丽莎白·贝茨不看屋里，只望着女主人说。里格利太太披上围巾，匆匆走出家门，回头说道：

“我马上就回。”

贝茨太太坐着，略带不满地注视凌乱不堪的房间。然后，她开始数散落在地板上的不同尺码的鞋子，共有十二只。她看着这堆杂物，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难怪！”院子里传来两个人刷刷的脚步声，里格利夫妇回来了。伊丽莎白·贝茨站起来。里格利骨骼大，块头也大，头显得特别瘦。他太阳穴上有块青疤，这是在矿井里受的伤，煤尘留在伤口里像纹身一样洗不掉。

“他还没回家？”男人没打招呼就开口问道，话语里却带着尊敬与同情。“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不在那儿！”——他扭头暗示“威尔士亲王”酒馆。

“他没准去了‘紫杉树’。”里格利太太说。

又是片刻沉默。里格利显然有什么心事要倾述。

“我走时他还在完成定额，”他开始说道：“下工的汽笛响了差不多十分钟后我们才走。我喊他，‘沃尔特，你走不走？’他说，‘你先走，我再过半分钟就走，’我们，我和鲍尔斯，就走

到矿底，以为他就在后边，在后一班人里出来——”

他惶惑不安地站着，似乎在回答抛弃同伴的指责。伊丽莎白现在又确信灾难临头了，赶紧安慰他说：

“我想正如你们所说，他去了‘紫杉树’。这不是第一次了。我刚刚是急得发烧了。他们会送他回去的。”

“啊，太糟了！”瘦女人哀叹道。

“我去迪克那儿看看他在不在，”里格利建议道。他既不愿意显得恐慌，也不想随意行动。

“哦，我不想那么麻烦你，”伊丽莎白·贝茨强调着说，不过他明白她乐意接受这一建议。

他们跌跌撞撞走到门口时，伊丽莎白·贝茨听见里格利的妻子跑过院子打开了邻居的门。这时，她突然觉得全身的血液似乎从心口涌走了。

“小心！”里格利对她说，“我说过好多次要填平门口的小坑，总有人要在这里摔断腿的。”

她恢复了正常，又同那矿工一起疾步往前走。

“家里没有人，我不愿把孩子们独自撇在床上。”她说。

“是呀，别那样，”他礼貌地回答。他们很快到了她家小屋的门口。

“好了，我不会太久的。现在别烦恼了，他会没事的。”工友说。

“非常感谢你，里格利先生，”她答道。

“不用客气。”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走开了。“我不会太久的。”

屋子里静悄悄的。伊丽莎白·贝茨取下帽子和围巾，把小地毯卷起来。卷好后，她坐下来。九点过几分了。矿上卷扬机的飞速旋转声和绳子下滑时制动器刺耳的吱吱声使她大吃一惊，她再一次痛苦地感到了血液在向外奔涌。她将手放在身边